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
第三回 郭先生探歡場奇境 劉老爺演嫖界新規

卻說那進來的兩人，一個姓郭，號鐵珊，加料製造的腦袋兒，卻裝在個長不滿四尺的身體上，人因都呼他作郭矮子，是前門外瑞源祥的總管。瑞源祥原是京裡有數的錢號，同財政部很有些來往。矮子的手面本寬，又愛結交幾個官場人，便同劉其光混熟了。一個是湖南明保親見交政事堂存記的候補道尹王定侯，前清補過善化縣，光復後署過實業司長，是外省有數的幹員。兩人正笑著嚷著進來，忽然見了那少年，心中一驚，態度便登時侷促起來。虧那少年不甚注意，翻笑問道：「今天怎不約而同的都來了？」兩個規規矩矩答應了幾個是，各自坐定。

那少年同其光閒談了幾句，覺那兩人目目舌舌，很不自在，不覺暗暗好笑。想莫惡作劇了，也給他們樂一天罷。便立起身來笑向三人道：「今天總有約罷，再多坐便煞了諸君的風景了。」

三人連說沒有。那少年竟笑著走了。其光慙慙送出，見左右無人，低問：「部中到底有什麼事沒有？」那少年笑道：「改天講罷，這也不過是新傳出來的消息罷了。」

其光沒奈何，也只得罷了，只心裡卻非常的忐忑。送去了那少年，轆轤般的轉著念頭，一步半步回到書房。只見郭王兩人像鼠子離了貓一般，在那高談放論起來。見其光進來，齊將拇指舉著笑問道：「不想你竟結交了這遮奢朋友！他來做什麼呢？」其光也頗有得色，冷冷道：「節上沒事，來閒走走罷了，那裡便有什麼事。」郭矮子嘖嘖不止，似窮措大見人尚王一般，眼看著其光大有涎垂一尺的光景。

其光取出表來看著道：「章子文沒回來麼？」定侯道：「他多半要敷衍那闊叔爺去呢。」其光向矮子道：「他不是已派了吉林中國銀行行長麼？多半又是他叔太爺招呼的啊。」矮子點頭道：「此刻的仲麟竟是極峰一人之交了。林翼謀寵眷雖隆，但小行不謹，勢炎太張。上頭早知他是個跋扈將軍，只礙著利害關係，暫難棄置罷了。」定侯道：「仲麟原有件絕人本領。

人家做秘書，總不免矜才弄博，將本意改頭換足。只他能平心靜氣，人家怎麼樣說，他怎麼樣寫，不支不蔓，平正條達，絕非蕭蕭虛有其表可比。有這樣制誥才，自然要極膺寵渥了。」

三人正議論著，忽一個人直笑進來道：「你們好啊！什麼咀嚼不得，來嚼起吾家二叔來了。」三人抬頭看時，卻好就是剛才說的章子文。那章子文身材短小，似十四五歲人，只面目的蒼老，舉止的乖覺，竟是個積世老人。他也讀過幾年英文，依著叔父章仲麟的聲氣，便從北京中國銀行學習生一躍而為吉林行長。今日也是由其光預約下來的。那郭矮子是最性急的，一見子文，便嚷道：「人齊了，走罷！」其光道：「到那兒去呢？京裡這些尋樂地，真玩得膩煩了。」矮子拍手道：「好麼！

自己住在這花草蒼翠的手帕衚衕，秘藏著滿園春色，還來人前作假惺態呢。」其光不覺一笑。

原來那手帕衚衕一帶，是京城裡著名的私娼窩巢。滿洲人的生計本來極不堪的，不要說小家碧玉都有在財神面前作肉身捨捨；便是那些天潢貴胄，黃帶子、紅帶子哩，護國將軍、鎮國將軍哩，窮得沒奈何了，也只得飾其妻女，飲糟亦醉。光復以後，私娼愈盛，盡有幾個銅雀歌姬、天寶宮女來點綴這首善花光。只是他們行蹤既秘，接引綦嚴。沒有極熟的人做這事提啟

調，非特無從問津，並且危機遍地。像孫《北裡志》所稱鐵木葉銅盤的故事不難搬演。所以在京裡的人，既把手帕衚衕一帶當做獵豔趣場，又把他看成胭脂虎穴呢。

這日郭矮子逼著其光要去，定侯、子文也慫慫著。由不得其光不允，只得向裡邊轉了一轉，笑嘻嘻的走出來道：「你們定要做這事，我有約法三章，要你們用心確守。」矮子笑道：

「儘管說，便三百條也守得，」其光道：「第一條，不許問他們的姓名居處。」矮子聽了躊躇道：「陌陌生生的，不把這些話來敷衍，大家做啞子麼？」其光道：「我原說你不能依的。」

你要問他們，你便別去。」矮子忙道：「依你，依你。」其光道：「第二件，不許問他們生涯好壞，」矮子道：「這又是什麼意思呢？」其光笑道：「你原是個蠢才。一樣是件買賣，難道你們四幫錢號有得行規，他們北京私窯便有不得嫖例麼？」

定侯、子文一齊大笑起來。矮子道：「今天要玩，沒奈何，盡你罵罷！且問第三條呢？」其光道：「他們同你說話時，你須看著我，我向你努嘴時，你要一聲也不言語。」矮子笑道：「這是把我做再進大觀園的劉老老哩！我可沒有這樣呆。」其光冷笑道：「你原是個聰明人，仔細被我撮弄了，不去罷。」

矮子著急道：「我的劉太爺，你莫盡玩罷！我原是個呆子，太爺可憐我，帶我走一遭罷！」說得三人都笑了。其光問三人有車來沒有，三人都說有。其光道：「左右不過幾步路，我們散步著，教他們把車放到華東飯店罷！」說完，其光叫當差的吩咐趕車的去，四人卻慢慢出了門。轉過衚衕西口兒，一直向南，不一回便到了華東飯店。

這個飯店是京中著名的私娼機關，其光來過幾次。侍者一見便知是那話了，殷勤的領到個極精緻的屋子裡。子文也來過一兩次的，只有定侯同矮子沒來過。仔細看那屋子，黑黢黢的雖不甚爽亮，裡邊的陳設卻非常華貴。

其光指著架巨大的八音器並一架刻銀屏風道：「這是大內中物呢，庚子那年兩宮走了，被日人偷了出來。這兒本是日人開的。玉魚金碗，流落人間。這種陳設品，也和天潢貴胄淪落為娼，一室輝映哩。」定侯道：「這種東西怕不止這兒有呢。」

我前兒在某書鋪，見部《原刻御批通鑑》，那書連著天地頭足有半只桌子大小，上鈐著乾隆宸翰御章，直是皇家鴻寶，色香都古的呢。」

矮子不懂那些話，連催著其光道：「條子，條子。」其光正色道：「你真個要見那話兒麼？那便不該到這兒來了。」定侯、子文瞧著矮子只是笑。矮子急得跺腳道：「你們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？我真給你們蒙死了。」定侯笑道：「你今天認了晦氣罷！我早聽其光說，這一席是約著許多正經人在裡頭，專誠過節的。這偷偷摸摸的勾當，怕要攔著一天呢。」矮子道：「你們誑我呢，我只張著眼看便了。」說完，自然著支雪茄抽他的煙去，似已察破眾人的奸計，氣度非常安適的樣子。

其光暗自好笑，一捻電鈴，便有個侍者進來。其光含笑問道：「請的客怎樣了？」那侍者說一概就來。矮子聽了侍者的話，覺得不對。他本躺在張沙發上，一咯碌爬將起來道：「怎的你到底請的是誰啊？」其光道：「不過幾個同寅罷了。」這一句話把矮子滿懷高興打得如水淋冰沃，沒精打采的道：「由你罷！」重向沙發躺著去了。

那知頭還沒著實，簾子響處，一陣香風吹進個絕色麗人來，向眾人呵了個腰，笑向其光道：「八大人總好哇！」矮子莫明其妙，只瞧著麗人發怔。其光攜著麗人的手，送到矮子身邊，指著矮子笑向麗人道：「這是有名的山西驢子，你們多親多近罷！」說時，那麗人一支香酥膩滑的玉腕，強納在矮子手中。

矮子心上一陣糊塗，不知怎樣才好，忙立起身來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引得眾人哄然大笑。子文正端著盞茶端祥著麗人，止不住一鬆手，把茶盞都砸了。矮子瞪著眼道：「又有什麼好笑呢？」眾人越發笑起來，直把個矮子笑得紫漲著面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那麗人掙脫了手，走到其光面前，攜了其光的手，一個個問了姓名。問到矮子時，矮子正要答應，其光急向他努了努嘴，矮子便瞪著不言語了。那麗人覺得矮子神情古怪，笑問道：「這位爺給你們笑壞了。」矮子見其光沒努嘴，忙答道：「沒笑壞啊，我不過依著嫖律行事罷哩。」眾人又笑起來。這一笑中又走進三個麗人來，都是雲發垂絲，錦裙縵地，雙眉抹黛，香輔霽朱。一個個問了尊姓大名，由其光提調著，介紹一人一個，只把先來的那個攬在自己懷裡，咕嚕著，笑著說著。

定侯、子文在個中雖沒甚閱歷，卻也對付得來。只矮子覺得一言一動，總覺得有些生硬。只是那「嫖」字究竟比別種學問容易

領會，憑你郭矮子頭腦裡帶著幾分呆氣，也還理會得。

況且明放其光等三人的模範在面前，進步自越覺得快了。不上一刻，他居然也會講幾句俏皮話來。正熱鬧著，忽聽得隔壁怪聲突起，把四人嚇了一跳。真是：